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九

卷二十九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

國平成也

疏

大司至邦國。釋曰此九灋已下皆言邦國則施於諸侯為主故云邦國也云以佐

王平邦國者九灋以糾察諸侯使之成正故以平言之也但此九灋據殷同之時建之故大行人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云政謂邦國之九灋則殷同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也

封謂立封於疆為界。畿音祈

疏

制畿至邦國。釋曰謂制諸侯三百四百里之等各有所封疆界分乃得正故云

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別也別尊卑之位。別彼

列反下

疏

注儀謂至之位。釋曰鄭知儀中有諸侯及諸

皆同

臣者以此經云等邦國按大行人云以九儀辨

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鄭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知九儀中唯有諸侯諸臣無天子之

臣按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注云每命異儀則九儀之中謂一命以至九命之儀其中有六命八命并九命作伯兼有王臣則與此異也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興猶舉也作起也起其勸善樂

業之心使不惰廢。樂業如字又音洛一音五教反疏進賢至邦國。釋曰進賢諸

有德行未遇爵命者進之使稱才仕用與舉也臣有功者舉

之亦使任用作起也以臣有賢有功舉之與官則起邦國之

內勸善樂業之心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州牧也監

使不惰廢善業也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監一國謂君

也維猶連結也疏建牧至邦國。釋曰二百一十國以為

。監古銜反疏州州有牧使維持諸侯又一國立一監

以監察一國上下相維故云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

也此則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亦一也制軍詰禁以

糾邦國詰猶窮治也糾猶疏制軍至邦國。釋曰按上

國一軍也詰禁者按士師有五禁天子禮此諸侯國

亦當有五禁以相窮治相糾正故云以糾邦國也施貢

分職以任邦國職謂職稅也任猶事疏施貢至邦國

也事以其力之所堪釋曰施貢多

也事以其力之所堪釋曰施貢多

少據國地大小故地官大國貢半次國三之小國四之一皆由天子施之此大宰九貢并小行人春令入貢皆是歲之常貢與大行人因朝而貢者異也分職者即大宰所云九職是也彼據畿內此據諸侯諸侯邦國亦由天子分之使民有職業因使稅之所稅者市之以充貢若然言貢據向天子而言云稅據民所為為說事相因皆所以任邦國故云以任邦國也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簡謂比數之稽猶
疏
簡稽至邦

國。釋曰注云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謂均守平則以比數計會鄉民而用之故云以用邦國也

安邦國
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
疏
均守至邦國。釋曰言均守謂五等

諸侯有五等受地五百里已下是均守也平則者則法也謂五等職貢之等皆有常法邦國獲安故云以安邦國

小事大以和邦國
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

萬國親諸侯。
疏
注比猶至諸侯。釋曰按司儀有五等比毗志反注同

為國客按春秋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故鄭云使大國親小國釋經比小也云小國事大國釋經事大使相合和故

云以和邦國也引易比象者其卦坤下坎上坤為土坎為水
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
諸侯謂法卦行事使諸侯相親引之者證比小事大之義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諸侯有違

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于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伐如字劉扶發反

疏

注諸侯至伐云○釋曰鄭云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
之所以正之也者此經與下文為目則下九者皆是違王命
者也若然按下文九者唯有賊賢害民一者稱伐其餘八者
皆不言伐此經摠言伐者侵滅二者亦是伐之例其餘六者
皆先以兵加其境服乃皆之○蕀之削之正之殘之杜之故皆
以伐言之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者
按月令孟夏云無伐大樹孔子云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子
是樹木稱伐此九伐施於邦國在於時會之時是以大行人
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是當時會者也
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
曰四面削其地○馮皮冰反眚所景反瘦所又反
猶至其地○釋曰云馮弱據以強陵弱云犯寡據以大侵小
如此者眚瘦其地使不得強大也引王霸記者其記王及霸

事者云四面削其地者對下文賊賢害民則伐之春秋

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

竟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釋曰云賊賢者亂王所任同己者如

疏注春秋至其罪○釋曰云賊賢者亂王所任同己者如

賦多徭其民被害故曰害民如此者則聲鍾鼓伐之也引春

秋傳者按莊十年二月公侵宋公羊傳曰徭者曰侵精者曰

伐何休云徭竊也彼不言粗此言粗者鄭讀傳與何異換即

粗義亦同也又曰有鍾鼓曰伐者此莊二十九年夏鄭八侵

許左氏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暴內陵外則壇

之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壇之王霸記曰置之空

謂置之空壇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壇依疏暴內至

注作壇音善憚之以徒旦反下同本或無之字疏壇之○

釋曰暴內即上云賊賢害民是也陵外即上云馮弱犯寡是

也上二文各有其一故伐之皆之不尊其位此則外內之惡

兼有故壇之尊其位立其次賢○注內謂至賢者○釋曰鄭

云讀如同壇之壇從金騰三壇同壇之壇取其除地曰壇謂

置之空地先鄭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此罪既重而直憚之於義不可故後鄭還從王霸記爲正鄭知立其次賢者以其古者不滅國故知更野荒民散則削之民荒蕪也田不治

立次已下賢子弟野荒民散則削之民荒蕪也田不治明其不能有疏野荒民散則削之釋曰古者量地以制

○蕪音無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無曠土無遊民今言野荒民散由君政惡民並適彼

樂國故民散而野荒是其君不能有故削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也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詩曰密人不恭敢疏負固不服則侵之釋曰謂倚恃險固不服

距大邦事大國則以兵侵之使弱其勢也○注負猶至大邦○釋曰云固險可依以固者也者謂若僖四年楚屈

完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是其負固不服也云不服不事大即上云比小事大是其服者

也云用兵淺者對伐是用兵深者以其罪輕直侵之而已也詩云者大雅皇矣篇賊殺其親則正之正之者執而

引之者證不服也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坐才卧反疏注正之至叔武

釋曰鄭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者其正未必即是殺但賊殺其親其罪尤重故以正為殺解之是以王霸記以正為殺也引晉人執衛侯歸于京師京師據洛邑而言也云坐殺其弟叔武者按彼傳晉侯伐衛衛公出奔楚晉侯敗楚於城濮其弟以受盟既受盟國則無罪衛侯即入將入與弟叔武為期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獻犬射而殺之衛侯知其無罪枕之股而哭之元咺舊在國是叔武黨見衛侯殺弟遂訴衛侯於晉晉以衛侯有罪諸侯不相治罪遂執衛侯歸于京師時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衍薄其酖不死是坐殺弟合正之事也

放弑其君

則殘之

放逐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弑本又作殺同音試

疏

注放逐至為惡○釋曰鄭

以逐解放則若季氏逐昭公之類是也鄭雖不解弑弑其君則若慶父弑二君及崔杼弑君之類是也鄭云殘殺者以殺解殘也經本不云殺不云滅云殘者蓋取殘賊殺之殺之苦毒故尚書梓材云戕敗人有注戕殘也又云無胥戕無胥虐注云無相殘賊無相暴虐是戕為殘賊也異義鄭君以為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郕子于郕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即邾人戕郕子是也自內弑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

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若然此經云殘者是加虐殺之雖非他國君至於賊臣亦犯令陵政則杜之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

不循也杜之者杜塞疏注令猶至交通釋曰鄭訓令爲

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命之意也但犯命陵政是不受上命不通之事故還杜塞之使不與四鄰交通外內亂鳥獸行

則滅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

聚麀○行下孟反悖必內反去起疏注王霸至聚麀○釋

呂反夫音符麀於牛反牝鹿也曰外亂謂若齊襄公淫於外魯桓夫人文姜之等是也內亂謂家內若衛宣公上

烝父妾下納子妻之等是也引曲禮者謂家內若衛宣公上

亂不言鳥之亂義可知故畧而不言也按春秋公羊左氏說

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而己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

之謂用兵精而聲鍾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市其四郭圍而

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假令先入後滅書入舉重已外

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

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

疏正月

挾日十日也。縣音玄注同治直吏反挾子協反

至斂之。釋曰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之吉謂朔日始和凡

政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耳布政于邦國都鄙者謂上九

法九伐并下凡令以下皆此時布之邦國據畿外都鄙據畿

內不言鄉遂及公邑布政可知此則徧天下也云乃縣已下

亦謂正歲乃縣之一與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

大宰同不復具釋也

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

有分限者九籍其禮差之書也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疏

乃以至蕃畿釋曰乃以九

分符問反共音恭凡供字皆作共後倣此

畿之籍者謂以面五千里爲九畿皆有典籍之書今大司馬以此籍書施其政職之事於邦國諸侯也云方千里曰國畿者此據王畿內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但九畿以此國畿爲本向外每五百里加爲一畿也云侯者侯也爲天子伺候非常也云甸者爲天子治田以出賦貢云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云采者采取美物以共天子云衛者爲天子衛守云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教自此已上六服是中國之九州自此已外是夷狄之諸侯此蠻服出大司徒云要服亦一也言要者亦見要束以文教也云夷者以夷狄而得夷稱也云鎮者蓋中國稍遠理須鎮守云蕃者以其最遠故得蕃屏之稱此三服惣號蕃服故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指此三服也此云者衛服之內各舉一邊而言其實

通稱唯蠻服以外直據彼爲號不通中國之言也。○注畿猶至所止。○釋曰云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者兩面相距則方萬里此則易之一君二民之地若然堯舜之時固應萬里而五服面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止有五千里無萬里者此據未治洪水時服各五百里至禹治洪水之後弼成五服服加五百則亦萬里若孔君義則不然若據鳥飛直路此周之九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萬里彼此不異也云九籍其禮差之書也者諸侯賦貢多少有常則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是其禮差也云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者按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據畿內此九職亦施與邦國則此政職也但施職事與之使萬民勤職而出賦稅諸侯得之以半與三之一四之一市取土毛以貢之則禹貢篚貢是也據民而出謂之賦稅據諸侯所送謂之貢也引春秋傳者按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云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殷頌邦畿千里是殷頌玄鳥詩之言引此二者證王畿千里之義

凡

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

寄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

人

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

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

疏

凡令至二人○釋曰

此文承上邦國之下而云令賦是還據邦國諸侯而說也此經有三等之地按小司徒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則地有上中下各分爲三等九等則十口食上上九口食上中八口食上下七人食中上六人食中中五人食中下四人食下上三人食下中二人食下下又按遂人上地夫一塵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家二百晦下地家三百晦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故鄭云邦國如六遂矣若然則上地是上下之地應家八人一人爲家長可任者當云家七人今云家三人者經欲互舉以明義故以中地之上家七人見出上地之下八人者明亦有上地之中上地之上又言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地即據下地之下人即據中地之下家五人者亦是互舉以明義故地舉其下人舉其中欲見亦有下肉三等其地及人也先鄭云食者三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

頃者舉上地只應云一頃五十畝而云三頃者直取參之一舉整言之或并二家而說也 中春教振

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旗者立旗期民於

其下也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

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

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

平猶正也。中音仲下放此陳直觀反下之陳可陳陳前徇

陳行陳巡陳皆同餘疏注以旗至正也。釋曰鄭云以旗

以意求之蒐所留反疏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者謂大司

馬素有田獵之期日今至期日立旗期虎之旗於期處以集衆

故云期民於其下云兵者守國之備者鄭欲解田獵者所以

習兵故云兵者守國之備引孔子語欲見須田獵以教戰云

兵者凶事者隱公傳文云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者蒐狩

是田獵之名欲行蒐狩先芟草萊教戰訖乃入防田獵故云

因蒐狩而習之是以書傳文戰闕不可空習故於蒐狩以閑

之閑之者習之是其習兵因蒐狩也云凡師出曰治兵入曰

振旅皆習戰者按莊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甲午祠兵公羊

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

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又曰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

習戰也左氏說治兵於廟禮也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
兵草將出故曰治兵穀梁傳亦云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
旅習戰也鄭立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
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
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茆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
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
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是以爾雅釋天
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言反尊卑者出
則壯者在前老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是以鄭此
云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也云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者春
教振旅夏教茆舍秋教治兵至冬大閱是各教民以一也
辨鼓鐸鐃鐃之用王執
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
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
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
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鐃節鼓鄭司農云辨鼓鐸鐃鐃
之用謂鉦鐸之屬鐃讀如濁其源之濁鐃讀如謹曉之曉提
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

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玄謂王不
執賁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
辨如字劉方免反鐸直各反鐸直角反鐸女交反賁扶云反
將軍如字本或作軍將提徒兮反疊薄兮反鈿音征謹火官
反曉女交反鐸提爾雅疏辨鼓至執鐸。釋曰此春夏秋
云大歲在寅曰攝提格三時各教其一必春辨鼓鐸者
鼓雷之類象仲春雷發聲於外言辨鼓鐸鐸鈿之用者此句
與下文爲揔目也。注鼓人至其號。釋曰鄭引鼓人職者
欲見鼓人有六鼓四金據本各依所用今此所用或有不依
本者以其唯賁鼓鼓軍事是依本王執路鼓軍將執晉鼓等
並不依本用而在軍兼用也先鄭云辨鼓鐸鐸鈿之用謂鈿
鐸之屬者按司馬法云十人之長執鈿百人爲師執鐸千人
之師執鞀萬人之主執大鼓義與此同故引之爲證也云鐸
讀如濁其源之濁者此讀取音同之義濁其源者淮南子云
濁其源其流不清故讀從之云鐸讀如謹曉之曉者從毛詩
云以謹謹曉云提讀如攝提之提者從爾雅云寅爲攝提格
取音同而已云提謂馬上鼓者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
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後鄭云王不執賁
鼓尚之於諸侯也者按鼓人職賁鼓鼓軍事計王在軍自爲
元帥自合執賁鼓今不執賁鼓者見諸侯因朝而來與王爲

賁客故讓之使執賁鼓故云尚之於諸侯王既不用賁鼓而用路鼓者以其雷鼓靈鼓祭天地之鼓不敢用故用祭宗廟之路鼓也軍將用晉鼓者是鼓金奏與諸相應故也不用鑾鼓者鼓役事之鼓故不用云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者按諸官大夫乃與大官同號宰夫已下并上士中士下士皆不得與大官同號今於序官大司馬之下上士得號行司馬及在軍二十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人長下士號公司馬皆與大官同號者以司馬主軍軍事主嚴雖卑得同號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音朔下注疏數

同疏

以教至之節。釋曰按大闕禮備軍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下又云中軍以舉令鼓鼓入皆三鼓已下有

此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彼大闕具言於此畧說有此坐作之法此於教戰之處爲之故鄭云習戰法也

遂

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

以祭社

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

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行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